【山水行】

父亲在进出大山砍毛竹的路上，都会给我念唐诗，讲山里人的事。有每次，一次……

连云山的竹

孔邯郸

从小，父亲就对我说，我是大山的儿子。

我的家在湖南平江县，地处湘、鄂、赣三省交会处、罗霄山脉西段，那里有一座海拔1600米的山峰，名叫连云山。它因山势巍峨峻峭，高耸入云，云气覆其上，缭绕壮观，有“连云翠壁”之誉。

连云山是有名的南竹基地，整座山上南竹林成片连海，达十万亩。一眼望去，四周是林立的碧绿竹林，置身其中，头顶是婆娑起舞的竹枝青影，脚下是软绵绵的枯枝竹叶。呼吸着伴有竹香气息的清新空气，我在山上的家中度过了15年的时光。

南竹在我的家乡也叫毛竹，它浑身青翠，四季常青，竿高达10余米，粗者直径可达20余厘米，秀丽挺拔，经霜不凋。毛竹生长快，适应性强，它不像农民种稻子一样，需要精心呵护，不必春种、夏忙，不必耕地、施肥。毛竹吸收大自然的阳光雨露，在山上布满杂草的地方或者石头缝里自生自长。等生长到表面略显紫褐色了，乡亲们就会把它砍伐下来，拖运到山下加工厂。毛竹的用途多，经济价值大，通过家乡人自办的小型的加工厂，会把毛竹加工成竹板、竹筷子、凉席、竹跳板等竹制品，再运往外地深加工或者销售。对于乡亲们而言，山上的竹子不需要经过自己一年到头的辛苦劳作，就可以变成家里经济的主要来源，也算是上天对这些住在大山深处的淳朴善良乡亲的一种馈赠吧，这也正应了那句“靠山吃山”的古话。

虽说竹子的自然生长不需要太多的人工劳力，但是，山里人从山上将它一根根砍伐下来，也是一件不比种稻子轻松的事，甚至花的力气要更大。记得小时候，父亲进山砍毛竹，常把我带在身旁。对于要把长十多米、重有三四十斤的毛竹用镰刀砍倒，除去枝叶，然后肩扛或用山里人特制的“板车”拖到可以通三轮车的机耕路上，这样的重体力活，幼小的我显然是无能为力的。然而，对我来说，那是一段美妙的时光。那里没有高楼大厦、锦衣美食，那里没有工厂、烟囱与柏油马路，也没有如今生活在城市的喧嚣与灯红酒绿，山里人经年累月守护着这座不知什么时候就形成的大山，山里生、山里长、山里劳作、山里把日子过得平淡真切。大山里有树木、竹林、青草，大山里也有花朵、溪流、鸟兽，大山里更有鸟儿的欢叫、森林的清香、泥土的味道，大山里还有我勤劳的乡亲、我的亲人、我的记忆、我的童年。

每次，父亲在进出大山砍毛竹的路上，都会给我念唐诗，讲山里人的事。有一次，我看到竹笋破土而出长成竹后似乎过了老长时间还是没长成可以砍伐的竹子，就一脸疑惑地问父亲：“为什么这个竹子不长啊？是不是应该也给它们施点肥，让它们快些长大呢？”父亲哈哈大笑，然后郑重地对我说：“这个毛竹的生长过程可谓自然界一大奇观。当毛竹还是竹笋的时候，它遇到雨就生长，但当它长成成竹时，就有三、五年的时间不长了。三、五年之后，竹子又会突然发力，以每天60厘米的惊人速度生长。在夜深人静时候，还能听到竹子拔节的声音。”父亲接着说：“其实毛竹在那三、五年的时间并不是没有长，只不过是以另外一种不被人们所发觉的方式在生长——向地下生根。你也要像竹子一样，只有把根深深地扎在土里，才能长得高、长得结实。”

当时的我不甚明了其中的深刻寓意，但只要一走进大山、一看到竹子，父亲那句只有先向下扎根才能长得高的话就会响起在我的耳畔。

长大后，读到郑板桥的《竹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想起小时候常常惊讶于竹子可以不可思议地穿入坚如钢铁的石头，不单单是破土而出，甚至是破石而出，更让我深刻地明白了这种深深向下扎根的力量。

如今，由于山里交通不便，也由于砍伐毛竹不仅辛苦而且所得较少，山里人陆陆续续把家搬出了大山，山里人也纷纷来到城市打工赚钱。大山渐渐清冷了许多、沉寂了许多。我也从大山走向了城市，但每次一回老家，我都会来到大山深处，感受连云山那伟岸的身躯、厚实的臂膀，脚踏上这片土地，就让我心安、让我浮想、让我沉淀。我最想看的是那挺拔修长的毛竹，它四季青翠，凌霜傲雨，让我的眼里、心里充满了绿色，充满了对家乡的情与爱，充满了一往无前的勇气，充满了走向成功的动力。

因为在那大山深处，我能够聆听到竹子拔节的声音。

一场雪 温暖了我的乡愁

剑 君

这些年，尽管在南方很难看得到一场像样的雪，然而，心里对雪的喜欢却一直有增无减。每年只要到了添加毛衣毛裤的冬天，我就在想快要下雪了，就期许某天早上一觉醒来，打开门或推开窗，一场久违的、旷世的雪会静静地呈现在眼前。然，这样普通的愿望总是难以实现！

说真的，栖息在南方城市的我，和所有人一样，都希望冬天与一片片纷扬的雪邂逅，即便是手上没有温暖，身子行动迟缓，也都心甘情愿地等候这片洁白的莅临，因为只有这个时候的世界是干净的，也是我们为之欣喜若狂的。

花开草绿的2016年3月，我们在“倒春寒”里意外遭遇一场雪的到来，甚至让很多人觉得，短短几天时间，就像走过了春夏秋冬四季。

面对这一场突如其来的雪，面对这映白了的城市天空，我们都在为这刷新南方城市雪迹的历史颇感惊奇，都不失时机地站在阳台上和窗口旁，尽情地感受雪的诗意。

雪，在窗外洋洋洒洒，一片一片，似蝴蝶、蜜蜂般往楼顶和人行横道上“飞”，或者飘落在路边停靠的车辆上……我站在办公室窗口旁，与它们平静相望，完全没有了年轻人触及雪花时的冲动。

记得自己做孩子那会，一见到天空飘雪，就会不顾一切地夺门而出，然后英雄似的伫立在天地之间，伸出通红而胖嘟嘟的小手，让雪落在上面，再被体温慢慢的融化为水。有时候也会走进白茫茫的田野，去寻觅、追逐那些飞不起来的小麻雀，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生动、那么有生命、那么有色彩。而当下，我所望到的，只是城市的一角，无法看到乡村一推门就可望到的景致。

城市下雪了，城市附近的乡村肯定也在下雪。我打电话给在白果镇乡村务农的表哥，表哥在电话那头告诉我：“院子里的梨树是锦上添花了。地里那些刚刚萌芽的苗全都披上了一层洁白无瑕的外衣，不晓得会不会被冻死……”我安慰他：“不会的。这场雪来得快去得也快，何况温度没有真正降下来，实在没有必要去担心。”表哥听我这样劝说，在电话里一个劲的大笑起来。

是的，表哥在春耕时节遇到这么一场雪，还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担忧。说不定一家人在这天又把收拾好的过冬衣服拿出来穿在了身上，又会把炉火烧得旺旺，让家里的老人和小孩能够感受到一个家的浓浓暖意。

这一场雪虽然不能足以让孩子们去打雪仗，玩堆雪人，但仍然让他们开心着，尽享着雪的飘零与温柔。

雪，在漫天飞舞着，间隙还有阳光同行。这样既有雪又有阳光的天气，是城市的天空才有的么？一场雪，在与阳光邂逅的同时，又温暖了我的乡愁。

女红

关注本土文化
关注女性创作

萱洲古镇桃花开

詹慧群

萱洲于我，是一个随时光流逝依稀远去的梦。梦里的萱洲，青砖灰瓦，静默在江南的蒙蒙细雨中。茫茫的湘江水，倒映着两岸桃花灼灼。梦起的时候，《还珠格格》还没有问世，所以，说不上是受萧剑关于“户户有水，家家有花”的蛊惑。多年以后，偶见“遇一人白首，得一城终老”这么一句，才知梦起的缘由竟只需这么短短十个字。

又是一年桃花盛开的季节。上午还是细雨濛濛欲湿衣，午后却有和煦温暖的阳光绽放。空气仿佛被春雨细细洗涤过，异常洁净，如水晶一般澄清透明，没有半点杂质灰尘。房前屋后，田野山坡，雪白的梨花李花，粉红的桃花樱花，还有那满树不知名的或红或白的野花，迎来了她们最美妙的时刻，把生命的旋律演绎到最高昂的顶端。明媚的阳光从薄薄的云层中露出脸来，如同一个手艺高超的工匠，将大地、绿树、小草、房屋镀上了一层亮闪闪的金色。那些花儿，披上这些金色，然后又反射出熠熠的光彩，将萱洲古镇鲜明地照亮。

一路上，有许多开满花的桃树，花瓣儿贴着花瓣儿，挤挤挨挨，如云似雾。粉白的，粉红的，紫红的，大红的，玫红的，各式各样，花瓣晶莹剔透，花蕊玲珑细长，淡淡的香味儿若隐若现，似有似无。那些还没有盛开的红红的花骨朵儿，羞羞答答地聚在一起，在三月的和风中轻轻摇曳。此时桃树的叶子才刚刚萌芽，褐色的叶芽，淹没在灼灼其华的花海里，连一抹淡淡的绿意也没有。

或许是应了桃花怒放的鼓励，我们放下了所有的思想包袱，连追带跑，直接奔入桃林。桃花一朵一朵迎过来，欢天喜地，自信而自在，仿佛每一朵都是世界上最美的。她们无拘无束地开着，大胆奔放地开着，极度张扬地开着。仿佛她们在时空中早已静默了千年，只为等到盛开的这一刻；仿佛她们在时空中早已等待了千年，终于等到我们来的这一刻。此刻，那些尘封的往事，那些远去的情怀，一幕幕地清晰起来，鲜活起来。心湖里不断泛起阵阵涟漪，仿佛是已经平静如镜的湖水里，被扔进了一个小石子。此刻，语言已经苍白无力，千言万语都化作了沉默。我们什么都没有说，看桃花，看对方眼里桃花一样鲜红的自己的脸庞。很多声音，在内心响起；很多旋律，在耳边跳动。时光，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世界，仿佛在这一刻远去。剩下的，只有我们，只有桃花，只有这已经被充分鼓动的春天的气息。

当年校园的某个墙角，曾经有那么一棵桃树，春天开满了花，花落后那些青涩的果却怎么也等不到成熟的季节。曾经，很喜欢一起在桃树下，静静地坐着，享受着那沁人心脾的花香，享受着那生怕转瞬即逝的美好，什么也不说。多年以后再回校园，那棵桃树早已不见。数番寻找，一再增添内心的失落。只是，每年桃花盛开的这个季节，我的记忆仍然会穿越时空，定格在那棵开满鲜花的树上，那棵陪伴着我们走过青涩岁月的桃树。我知道，即便是眼前这满树繁花，不会过多久，也许就是又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再赏，怕也只是寻得一地嫣红！雨打风吹后，怕只剩得树枝上三五花瓣，零落而凄迷！阳春三月，是一个令人心情无比愉悦的季节，也是容易勾起内心深处一些回忆的时候。今年，我们可以一起相约在这里驻足赏花，明年，谁知道明年将又会是什么样子？春天，连同这枝头盛开的桃花，年复一年，重复着岁月的故事。每年的花开，或许是一样的；岁月的故事，总会有许多的不同。

一同行走的每一步都是甜蜜的，空气里好像是突然增添了一些东西，变得稠稠的，浓浓的。石塘观景台下面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淹没在黄澄澄、金灿灿的油菜花里。那些金黄的油菜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摆，像是在诉说着一年又一年花开的故事，又像是在仔细聆听着我剪不断理还乱的心事。春风几度，花开无数，就像舞台上的背景，亮了又暗，暗了又亮，而舞台上早已经人去台空。下一个春天，春风重新解读，时光重新演绎，多少故事，却已经在春风中流失。

我们顺着宽窄不等的乡间小路，穿过闲置的水田，穿过茂密的花丛，一直到路的尽头。但彼此似乎都在刻意回避着什么，就像一对技艺炉火纯青的太极高手，把之前在心里演练了千百遍的场景和语言轻而易举地推到了手掌之外。我们说起那些曾经的同学，某某出国了，某某高升了；说起那些昔日的老师，谁谁调走了，谁谁不在了；说起那些记忆中的课堂，某个老师的教学风格，某个同学的课堂趣事，甚至还说到了某两个男女生之间青涩的暧昧表现。说到这里，我们两个突然接不上话了。沉默，短暂的沉默。这时候，正好有一群羊走过来。路比较窄，还有些许的泥泞。领头的该是一只母羊吧，她一边咩咩地叫着，一边不时回过头去照看、提醒身后的小羊。我们几乎同时停住了脚步，目送着那一群羊儿远去。我知道，虽然无言，但彼此都心领神会——人生之路曲折漫长，每一步都不容易，要紧处却只有几步。一路走到今天，处于人生最重要的路段，已经不能再回头。

“不能在一起就不能在一起吧，其实一辈子也没有那么长！珍惜每一次的相逢。”一路上，一颗心，也许曾经为了某个人停留过。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最终，这颗心，在哪里停留，被谁收留！该走的总会走，任你怎么留，也留不住；属于你的，任你怎么躲，也躲不开。过去的，终将过去；未来的，正在路上。只是希望，过去的成为历史，成为美好的回忆，而不是阻止前行的负担。

青草、绿树，桃花、李花，一切一切，花谢之后，风景依旧，因为枝头的硕果会作出最好的注释。

让古镇萱洲在心间长留。

楼兰归雁

韦丽莲

越过远古世界
那是一段神话
传说的沙漠之恋
忧伤着冬不拉……

可我见到的是
矗立的高楼、
油架轮环
悠扬的木卡姆
伴风车旋转

丝绸路上
笑脸与歌舞同行
葡萄藤下
热情与美酒相撞

于是我忘却了清凉
撇下了遗憾
一行向南——温暖故乡

带着天山的风尘
携着楼兰的细沙
为把书传
我一声长鸣
笑开了漫山的红梅花……